

【边疆文化】

华裔美国人美国梦的代价与实现

施秀川

(哈尔滨商业大学 外语学院, 哈尔滨 150028)

摘要: 华裔美国人在实现梦想、养育后代中洗去了一些原有的特质文化, 其后代更是在美国的教育背景下长大, 接受美国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大熔炉”和“色拉碗”, “黄祸”和“模范少数民族”的起源来探讨华裔移民所经历各个境遇, 以及华裔美国人的生活现状和美国梦的实现与代价。

关键词: 美国化的代价; 华裔美国人; 美国梦

中图分类号: G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5409(2013)01-0040-02

“美国化是一个少数族裔消解自己的民族特性过程, 是一个看不见血腥的实则充满暴力的过程。”^[1] “同化不仅是一种建设过程, 它也包含着一种破坏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同化是一种非民族化的过程。移民不得不抛弃他们的一些旧特征, 才能接受新的东西。的确, 接受一种新的文化特征, 就意味着完全失去另一种文化特点”^{[2]264} 在美国这种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大背景下, 少数族裔开始思考美国化的代价。他们在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中, 从同化到共生, 从融合到混合, 发生了巨大变化。^{[2]58}

一、“大熔炉”与“沙拉碗”

“大熔炉”(Melting Pot), 即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 到美国后放弃自己的文化和曾热爱的生活方式, 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 经过吸收和同化形成一个新的民族, 并产生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其认同者多为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移民, 他们拥有相近的文化、宗教信仰和身体特征, 共同信仰个人主义, 他们不太在乎自己的祖先来自哪个国家, 第三代移民基本上把美国当成自己的祖国。同时, 还有一个群体即带修饰词的美国人, 这里主要指亚裔群体, 他们更注重自己的“根”的记忆, 并因此而被成为“沙拉碗”(Salad Bowl)。有些移民不愿意被“熔合”, 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全盘美化, 他们往往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总之, 现在美国已不再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是“大熔炉”, 人们更愿意称美国社会是一个大的“沙拉碗”。各少数族裔与白人主流社会的关系, “就

像拼盘里的萝卜、白菜、西红柿、黄瓜混在一起, 互不串味, 互不影响, 保持其原来的味道”。^[1] 民权运动以来, 美国少数族裔知识分子捡拾起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被消解、被融化的自身的民族文化残片, 重新拼合, 寻找曾经被他们一度遗忘和丢弃的本民族文化。但是, 要在美国社会成功地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是很难的。在这个无奈而又艰难的过程中, 他们的文化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扭曲。他们由此悟出了一个道理, 即美国“主流文化”的语言和教育系统实际上是一套隐形而有效的工具, 对各少数族裔的文化起到了“内部殖民化”的作用, 即在美国内部征服、同化其他文化。^[3] 华裔美国人作为边缘人同样怀有种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 他们要向主流社会展示自己的文化, 必须使用主流媒体的语言—英语; 另一方面, 他们又痛苦地发现, 在学习和使用英语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受到英语所承载的白人主流文化的价值观的影响。

二、“黄祸”、“模范少数民族”及其美国梦

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充满了艰辛、血汗以及来自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斥。他们经历了19世纪后期所承受的“黄祸”, 面对强势的美国主流文化和白人优越论, 华裔移民群体在美国被长期视为主流社会的边缘。白人种族主义者或出于“种族主义之恨”(Racist Hate), 或“种族主义之爱”(Racist Love), 仇视亚裔。他们认为, 大量亚裔的到来是对白种人的威胁, 抢了他们的饭碗, 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同时, 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 亚洲人身上的“劣根性”会给美国社会带来威胁和麻烦, 因此,

收稿日期: 2012-11-13

作者简介: 施秀川(1983—), 女, 黑龙江佳木斯人, 讲师, 硕士, 从事英语教学、应用语言学研究。

大量的亚裔移民的到来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污蔑为“黄祸”。另一方面，亚裔又被称为“沉默的少数”，因为他们温顺，是“无辜、无害的、忠诚的、造福于公众的人”，^[2]⁵⁸不会给美国社会带来麻烦。后一种偏见和歧视把具有多样性的华裔美国人固定化、模式化，在给白人提供种种借口的同时，使唐人街上的华裔美国人潜意识地接受所谓的“真正中国方式”，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最终使自己成为所谓“模范少数民族”中的一员。

20世纪50年代，各少数族裔为政治权利、就业和教育的不平等社会问题掀起了民权运动和城市暴动。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许多美国主流媒体改变了对华裔的看法，给予他们鲜花和掌声，报道了大量的华裔成功的故事，把华裔描述为“模范族裔”。当然，也确实因为自己注重传统文化的延续、子女的教育和大量高级知识分子的移民，很多华裔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们不断在经济等方面取得成功。但是，他们如此描述和报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其他族裔看到，只要个人努力，美国梦还是可以实现的，以转移这些愤怒的其他族裔对主流社会的注意力，放弃敌对，并像华裔那样通过个人奋斗和努力实现自己想得到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关于华裔的报道和描述依然是“美国超级模范族裔”、“超级精明小子”等光环。华裔学生的数学成绩比其他族裔学生好，但其SAT口语成绩及其他的相关测试成绩却比较低，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亚裔家庭是双语家庭。亚裔家庭教育普遍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亚裔儿童都比较温顺好学，尊重老师，成绩优异等。然而，他们在融入这个被称为“大熔炉”的主流文化时，同样遭到美国主流文化的阻碍和排斥。他们过着既想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又要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双重生活。这一生活方式既是他们在移民美国后内心的需求，也是美国主流文化对其生活方式排斥的结果。当代美国少数族裔的双重生活方式对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美国梦”作为一株人类社会的理想奇葩，在新大陆的土地上萌芽，就像一株鲜艳绚丽的玫瑰。

55岁的赵小兰是首位华裔部长，是布什政府唯一一位任满八年的内阁部长，也是二战以来任期最长的美国劳工部长。她说：“四十年前，在美国还看不到多少亚裔面孔。那个时候，当你发现你是唯一的亚裔美国人，你会感觉不太舒服。但现在，美国日趋多样化，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优势”。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所有亚裔美国人和其他有色族裔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他的成功告诉当今那些勤奋工作而不轻言放弃的人，成功的实现确实离不开勤奋、勇敢、坚韧不拔。但是，新时期，“美国梦”的实现富有时代特征。对于弱势群体的美国少数族裔来说更是一种挑战。虽然有很多榜样，但他们在行业竞争中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不断提高自己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对行业知识的认识，善于抓住机遇、利用机遇，同时离不开各个少数族裔维护自己权利的不断奋斗和争取。

三、结语

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困扰少数族裔美国人的一个历史性的集体经历。^[4]文化身份是一个族群和个体的支撑性内核，是一个种族精神领域里的鲜明标识。它往往与种族、阶级、文化、宗教等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既相互联系又不能彼此代替。在对自身族裔身份接受的过程中，华裔美国人的心态可以大致分为三种：一为“非此即彼”型，要么是华人，要么是美国人，没有中间地带；二为“非此非彼”型，被大洋彼岸和此岸的两个世界所拒绝，不知何处是家的茫然境地；三为“既此又彼”，跨越两个世界，其独特的身份成了其成功的原因而不是障碍。作为文化“边缘人”，他们在接受美国教育的同时，又接受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中美文化的撞击使华裔对其文化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即美国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助于华裔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华裔美国人既要警惕“大熔炉”理论对民族特性的消解，又要警惕所谓“种族主义之爱”所蕴涵的“内化的种族主义”的危险，以防止陷入“沉默的少数人”的刻板形象的泥潭。

参考文献：

- [1] 文培红. “大熔炉”、“种族主义之爱”与ABC的美国梦——有关《华女阿五》的两个悖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9).
- [2] 吴景超. 唐人街共生与同化[M]. 筑生,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264.
- [3] 俞宁. 是“奠基人”还是“邪教教主”[J]. 外国文学, 2000(4): 68-77.
- [4] 朱全红. 论美国族裔群体的双重文化认同[J]. 学海, 2006(1).

[责任编辑：冒洁生]